

躁动与喧哗

蔡

翔著

CAIXIANGZHU



Niuducongshu●Niuducongshu

牛犊丛书

Niuducongshu●Niuducongshu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卷 头 语

文学观念在更新,美学思想在嬗变,传统文化在发展。时代正呼唤着变革。我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活跃着一支敏于思索,勤于耕耘,勇于创新,敢于开拓的青年生力军。他们犹如初生牛犊一样生气勃勃。为了反映他们的研究成果,记录他们前进的足迹,鼓励他们继续登攀,我们开辟了这块园地,名曰“牛犊丛书”。

“牛犊丛书”专收青年学人的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和中外文学批评的专题论著,一般限于十万字以内。坚持四项原则,提倡百家争鸣。我们期待着探索的佳构、沉思的美果、新颖的华章、潜心的精制在这块园地中争芳斗妍!

书前有序,书后有跋,为一般著作通例。本书每种前有“编者与作者对话”一篇,使读者了解编者组稿意图、作者写作设想、本书主要内

容和其他有关情况，可视为序言，不妨先读。

愿初生的“牛犊”，在这自由的园地里，拉它几回犁，练它几身劲，吃它几丛草，喝它几口水，积累经验，增益才智，献出更多的奶和力，迎接更远大的前程！

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者与作者的对话

编者： 读你这部书稿最先引起我兴趣的，是文章的形式。从书稿的前几篇论文看来，你都把自己融入了研究对象，把自己面对的现实世界与作品展现的艺术世界视为一体，在此基础上，叙述你对这些作品的思索、探寻，仿佛想带领读者在这个独特的世界中，作一次思想的漫步。能否谈谈你选择这种形式评论当代小说的意图。

作者： 我想把这个问题稍稍引申一下。

我对形式的理解很肤浅，只是把它作为“意思”的传达通道。“意思”通过语词表达出来，但语词所表达出来的常常并不是“意思”的全部。在语词的背后，还纠缠着说话者的情感、潜意识等等许多说不清、理还乱的东西，这就需要借助一定的文体形式。我相信批评家梦寐以求的便是自己“意思”的

最佳表述方式。

也许是我个人气质所限，我一般不习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纯艺术”来欣赏，我所首先关注的常常是对象所蕴含的人文意义。当代小说对我的诱惑，也就在于它能唤起我整个的生命情致。我不太清楚我的同行们对批评的真正的个人理解是什么，至于我，只是把它作为我个人精神的一种存在与活动方式。

这种对批评的理解，也许导致了我对“自由评论”的追求。在文体上，我比较喜欢那种能自由表述我的“意思”的散文体。我不太重视结论，结论不属于个人，属于个人的只是自己的思想过程。就我个人的阅读兴趣而言，注意的也是对象的叙述过程。在过程中，才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智慧风貌，智慧比观点更重要，它不仅蕴育观点，更能启迪观点。

段落的参差不齐，句子的长短交错，意象的纵横相叠……在阅读上可能会产生一种节奏感。批评也应给人带来阅读的愉悦，只有愉悦才会使人自觉地完成阅读过程。

当然，“愉悦”的含义是相当丰富的，比如漂亮、雄辩、平实、犀利……其中固然有“意思”的重要地位，但也不可否认形式本身所具有的美感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主张一种“美文的批评”。好的批评家也应该是一个好的文体家。

文学中所蕴含的人文意义常常成为艺术世界与人的现实世界的联接铰链，因此，如何唤起读者的经验反应，也是批评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在这点上，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文学创作的经验，比如形象性的语言、意象等等。

在形式的处理过程中，还会遇到批评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批评不应是对象的“一次性完成”，应该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索“空白”。而且，批评家也并非总是先知先觉，有时他感受到了，但却无法用清晰的概念语言表达出来，这时如果借助一定的文体技巧，与读者共同思索，也是有一定益处的。

而更重要的，文体应有它的“个性化”色彩，它必须适合说话者的个人气质、经验

包括习惯、思维方式。

我们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总是会不自觉地偏执于事物的某一端。过于强调形式，有时也会阻碍意思的畅达，特别是执著于某种形式的时候。你已经注意到了我在这本书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形式除了要适应个人的主观特性，有时也要考虑对象的存在。不同的对象常常会导致不同的“意思”，因此也会导致不同的形式要求。我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过于强调了全书文体的统一性，却忽视了对象的不同存在与要求，结果有些文章反而显得生硬、散漫、粗涩，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也是我此次写作的最大收益。

编者：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当代小说是个热门课题。但象这部书稿这样，从精神文化的角度剖析当代小说却不多见。你所做的工作为当代小说的欣赏和研究，洞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从中我看见了一个民族传统的、现实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心理模式的显现。我感到自己被引领到一个新的层面——文化层面，从文化的层面去阅读当代小说，确

实有了新的发现。想必你的这些研究成果，一定会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当代小说所包孕的文化意蕴。

作者： 谢谢你的夸奖，不过说实话，我对什么是文化至今仍无一个系统的理论把握，我的“研究”是否进入了“文化层面”，也很难说，心里没有底。

不过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批评如果能够进入“文化层面”，前景肯定是非常广阔的。

如果把文化比作一张网，那么文学就是这张网上的一个小结，它的存在就必然会受到文化的潜在制约，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创作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

文学批评一般可分作两个侧面，一种是应该怎样写，批评家以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为理论依据，对创作提出各种假设性的意见，或者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直接的褒贬。一种是为什么会这样写，过去我们比较习惯于从社会政治、个人心理等方面来进行考察，这种考察有它的合理性，也很重要，但总是觉得还不够充足，如果我们能

进入“文化层面”，就会发觉导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具有更多的类的普遍性。比如有些作品中反复出现了“青春”的意象，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或许会得出一种“成人畏惧”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能联想到古代文学中的“金童玉女”的形象，“长生不老”的神仙人物，“无论魏晋”的超越时间的仙乡传说，也许我们就会对这一传说赋予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作家研究上，“文化”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把作家作为文化主体来考察的话。

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开始，开始总是不成熟的。如果它能引起人们的“文化”兴趣，那将使我非常高兴，我希望在中国能形成一个“文化批评”的流派。

至于我将来，大概仍会沿着这条路走一段时间，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我的气质、经历和阅读面。我给自己定的下一个选题是“文化层面”上的“知识分子与文学”，至于结果怎样，那就很难预料了。

编者： 在你看来，当代小说在展示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与过去相比，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作者：我不太清楚你这个“过去”的概念的具体涵义，是指哪一个历史时期，而且这个题目也太大，不好回答。

简单地说，我觉得当代小说在展示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与过去相比，它主要立足于人文精神，再具体地说，是它的个人化立场，它从个人主体的角度自觉地反思或展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反映。

“过去”的作品，比如“十七年”的作品，也有一些触及到了民族文化心理方面，象《红旗谱》、《创业史》等，但大都是不自觉的，而且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或多或少地受到某种“公式化”的影响，所显现的民族文化主要是农民文化，而且触及面也比较狭窄。

再往上推，“五四”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对旧文化彻底清算的时代，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近代人文思想，从科学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反思或展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那种激越的战斗精神今天仍使年轻的学人为之心仪。拿今天与“五

四”相比,其中有着牢固的精神延续,但也有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方现代思想的渗入,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在文化的冲击上,最困惑的恐怕是西方现代思想在某些方面向中国古代文化的复归或者认同。这就导致了在文化上的复杂态度。比如“国情论”,既有顽固守旧的老“国情论”,也有“新国情论”,即认为当代中国仍然需要经历近代西方思想的阶段,否则就会在“现代派”的幌子下导致国粹的复辟,等等。“寻根”的争论就有这种心态在内。更复杂的,还在于各种心态有时会集中在一个人、一部著作、一篇文章中,这就产生了一些逻辑混乱的矛盾现象。但也因此,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或展示就显得更为丰富了。

编者: 我还注意到,你似乎很赞赏二元论。无论谈论哪一种文化现象,你对它们的积极面与消极面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所感兴趣的是,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代学者尤其是青年理

论工作者的一种普遍心态？

作者：严格地说，不是赞赏，而是一种无可奈何。尤其是这几年，我发觉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二元的泥淖，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在人的天性中，总有一种确定性的要求，好比走路，让你往东走三步，再往西跨两步，那太烦人了，最好一条道走到底，尽快到达目的地，那就很痛快。

我不太清楚这是否是当前青年理论工作者的一种普遍心态，不过，在我们的社会心态中，倒的确有一种相对论的倾向。这恐怕得归之于“文化大革命”，“文革”动摇了“绝对”的权威性。当然还有西方现代思想的渗入，不过首先是经验的响应，然后才是观念的接纳。原来的社会愈来愈趋向多元，这种多元化也助长了这种相对论的趋势。

至于我自己，也愈来愈倾向于认为所有真正的经过深思熟虑严肃思考过的思想，对人类都是有用的，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它不同的功能域。谬误常常是它的功能域，而不是思想本身。文化上尤其如此。

面对如此丰富复杂的精神文化景观，

现代人最为苦恼的便是难以选择。

具体在文学评论中，我就很难轻易地对对象作出价值的判断，尤其涉及到为什么会如此的命题时，我就会不自觉地假设出许多相反但又很难轻易就能彼此否定的可能，这也许因为我陷得太深，不自觉地设身置地为对象考虑，这大概不是一种好的批评方法。

我实际上很欣赏那种偏激的批评态度，因为我也努力渴求与建立自己的确定性。因此，那些充溢着确定性追求的作品总是容易引起我感情的响应。不过，我不愿意轻易认同一种观念，只有当这种观念能够转化为我的生命态度时，我才会认同它。我希望能够尽快地结束这种游离矛盾的状态。但在这一过程未结束之前，我仍会采取这种分析的方法。我反对轻率的判断，判断太多对于批评不是一件好事，它不仅会造成批评家的自大狂，更会造成批评家的思维惰性。

扯开去说，我还觉得现在的批评需要一种艰苦的工作精神，尽可能全面地分析

对象的存在，只有在这种对对象的尽可能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自己的确定性，才能更有效更切实地提出文学应该怎么样。

编者：最后还想请你谈谈书名，你用“躁动与喧哗”作为书名，是否认为这是当代小说的一个文化特征？

作者：这个书名是从福克纳的一部小说题目转化过来的，稍稍篡改了几个字。

我不仅认为这是当代小说的一个文化特征，而且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好文化特征。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个时代好象一锅烧开的水，沸腾是沸腾了，但又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导泄。这就很痛苦，就会躁动。

海禁洞开以后，我们一下子发现自己落后了人家好大一截，于是从某种自大狂又一下子变得很自卑，因为自卑就要奋发图强，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普遍潜在着一种“金牌心理”。在文学上，从形式到内容，从观念到方法都形成了一个“瞬息万变”的景象，并且产生了“探索热”，还有“唯新主义”，以新为时宜，随时准备否定自己或者

他人，在中国文化史上，这还是很少见的。尽管在实践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轻率、机械、盲目、武断、偏执、躁进等现象，但它的意义还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它又造成了经验连续性的中断，永远从“0”开始，对于真正成熟的文学的产生，恐怕会带来一定的阻碍。

但这个时代毕竟是“喧哗”起来了，个性的充分展示是“喧哗”这个词的主要涵义。这是很了不起的，“万马齐喑究可哀”嘛。

躁动与喧哗——西方漫长的一个发展时期，在我们这里被压缩成了一个瞬间，它导致了各种价值准则、各种思想观念、各种文化背景的相互冲突与碰撞。这就难免喧哗，也就难免躁动。

我对这个时代的文学估计是，它的价值恐怕更多的还在于它的文献意义上，它将给后人提供一个完整的时代博物馆。人们将在这里领略到这个时代独特的文化形态。也正因为如此，它给批评提供了一个蕴含量极为丰富的宝贵矿藏。

我对自己一向很少思考，写过就完。你的提问，等于迫使我匆匆回顾了这本书的思想过程。这使我感到尴尬，也很惭愧，它暴露了我的浅薄与无知。

目 录

编者与作者的对话·····	3
个人的痛苦·····	1
故乡的记忆·····	35
英雄时代的回声·····	62
快乐的悲观·····	88
受难与忍耐·····	116
早熟的挑战·····	142
生命的图腾·····	169
情与欲·····	193
神圣启示录·····	224